

-01-

以爱之名

SI
XINGHAI

似你 星海眸光

文／芙朗

他可以为了很多人而死
却只甘心为她一人而活

他是她的信仰
也是她的初恋
命运错失八年，一朝见面
竟是生死考验

私人雇佣兵 + 自由潜水员

“不管走到哪里，
我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的。”

她的男人征战天下
是世间的魔鬼
从今往后，却只愿是她一个人的佛陀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咪咕阅读

你眸光 似星海

芙朗一著



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眸光似星海 / 芙朗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221-13681-7
I. ①你… II. ①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2303号

你眸光似星海

芙朗 著

出版人: 苏 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唐 博

流程编辑: 唐 博

特约编辑: 周丽萍

装帧设计: 刘 艳 米 籽

封面绘制: 林弄人

赠品摄影师: 于博川

赠品模特: 孙瑜儿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
邮编: 550081)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: 32开(880mm×1230mm)

字 数: 220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13681-7

定 价: 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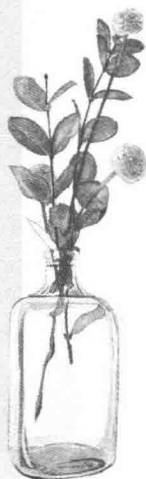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你眸光似星海

- 001 楔子
- 003 第一章 寻找消失的爱人
- 035 第二章 失而复得的信仰
- 061 第三章 我陪你亡命天涯
- 087 第四章 这一生温柔入骨
- 111 第五章 遗失的鲸鲨之吻



你眸光似星海

135	第六章	海洋深处的牵绊
163	第七章	我不愿知晓真相
195	第八章	若我沉眠于深海
225	第九章	未曾言说的往事
267	第十章	终不过爱恨嗔痴
289	尾声	





楔子

傍晚时分，残阳如血，将帕罗尔岛笼罩在猩红肃杀的氛围中。

几声枪响划破长空，成百上千只海鸟受惊飞起，呼啦啦冲向云端。

曲折的泥泞路上，一辆越野路虎堪堪避开四面袭来的枪弹，正在跌撞前行。

开车的是一名亚裔男子，一袭黑衣，神秘而内敛。

他薄唇紧抿，一言不发，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形势，一双眼睛如鹰般锐利。

像这样的逃亡，他们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月。

“从 F 国一路追杀到帕罗尔，看这架势，V 是打定了主意要和我死磕到底。”佐藤洋子几欲崩溃，转头对黑衣男子说，“Echo，算我求你！别管我了，你自己逃吧……”

Echo 没有搭腔，双手握紧方向盘，猛地往左边一打，与此同时一脚踩紧了刹车。

越野轮胎与路面猛烈摩擦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
几次漂亮的回旋漂移，他们总算将后车甩开一段距离，暂时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。

直到这时，Echo 才淡淡开口：“有本事，她就连我一起杀了。”

佐藤洋子叹了口气：“你为什么非得蹚这浑水？”

“总不能见死不救。”

“你知道 V 为什么非要杀我吗？”不等他回答，洋子又自顾自地说下去，“那女魔头根本容不下任何爱你的女人，而我……爱上了你。”

告白来得有些意外，但也算是情理之中。

Echo 沉默片刻，回答说：“那就更没必要搭上性命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洋子不解。

“意思就是，我不会爱上你。”

“那么，你对 V 呢？”

“也一样。”淡漠到极致的声线，足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温柔。

这个男人永远都是这样。

他对谁都狠得下心，狠得让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心。



第一章 寻找消失的爱人

1

四月下旬，位于南半球的帕罗尔岛即将步入漫长的冬季。

这座岛屿邻近赤道，一年到头都有艳阳相伴，就连冬季也不例外。

下午三点半，正是室外气温最高的时候。韦清和楚凌顶着烈日出海，搭乘当地渔民的私人渔船，往罗塔海沟的方向徐徐驶去。

再过一个星期，世界自由潜水竞赛就要在帕罗尔开赛。

她们飞越大半个地球，从遥远的岚城来到这座小岛，自然是为了参赛拿名次。因而，每日的船潜训练必不可少，任谁也不敢有半点儿松懈。

渔船随波摇晃，明艳艳的阳光下，海水泛起粼粼波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韦清慵懒地靠坐在围栏旁边，半眯着双眼，有些出神地遥望着海天相接处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楚凌边涂防晒霜边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韦清淡淡地应着，显然不愿多说。

和楚凌搭档潜水已经整整八年了，可有些深藏心底的秘密，韦清从没对她提起过。

比如说，每一次乘船出海，她都会不期然地想念一个人。他曾出现在她的生命里，照亮那令人绝望的彻夜寒空。

她是她的信仰，也是她的初恋。

可惜，却已消失多年。

半个小时后，渔船抵达目的地。

韦清已经提前换好了水母衣，并将潜水面镜的角度调整妥当。她朝楚凌比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，便率先鱼跃入水。楚凌将深度测量绳系在腰间，也紧随其后入水。

两人互相交换“下潜”手势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闷头潜入深海之中。

她们一前一后，娴熟地划水、踩水，克服海洋浮力匀速下潜。在抵达 210 英尺深度时，彼此交换视线，默契地返身上浮。

没有漩涡，也没有暗流，上浮的过程顺利一如往常。

韦清打头阵，眼看就要抵达海平面，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发现情况不妙——她们来时搭乘的渔船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！取而代之的，是一艘更为庞大的游轮。

韦清转头看向楚凌，无声地问：怎么办？

楚凌冷静地用手势回答：先绕过游轮，上浮到水面换气，然后再顺着绳索寻找渔船。

韦清点点头，依楚凌所言，朝着右上方绕行前进。

阳光和空气均已近在眼前。保守估计，她们离水面应该只剩下最后 10 厘米的距离。胜利在即，韦清那颗悬在半空的小心脏总算是暂时落回了肚子里。

可谁又能想到，正当此刻，两道身影忽然闪现在游轮边缘，纵身一跃，齐齐坠入水中。他们一男一女，都穿着水肺潜水装备，下降速度极快，不像潜水，倒像是在逃命。

韦清离水面太近，根本来不及调整方向。眼睁睁地看着两道黑影“从天而降”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她已经“砰”的一下和那个男人撞到了一起！

细嫩的额头被他身后的气瓶阀门磕得生疼，韦清不悦地皱起了眉头。

韦清下意识地摆动身姿，绕到罪魁祸首的正面，对其怒目而视！然而，看清他容颜的一瞬间，韦清却突然怔住了，并且结结实实地呛了一大口海水……

虽然隔着潜水面镜和蒙蒙雾气，可她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——苏远声，绝对不会有错。

是梦吗？那个消失了整整八年的男人，竟这样猝不及防地出现在这深远的海洋里，与她四目相对，与她近在咫尺……

男人的视线从她脸上一扫而过，目光如海洋一样深邃悠远，不

含半点情绪。他没作停留，只是略一侧身，轻轻擦过她的肩膀，继续往下潜去。

没有交流，没有不舍，只有疏离和淡漠，仿佛他从没见过她一样。

在过去的八年里，韦清曾经幻想过千千万万种与他重逢的方式。可她却从没想过，竟会是现在这样的陌生冷绝。

纵使相逢应不识，这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悲哀。

心绪翻涌时，一阵强烈的眩晕感突然袭来。

韦清才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在水下闭气将近三分钟。她必须尽快浮出水面换气，否则，大脑很快就会陷入低氧昏迷状态。

就在她决定上浮的同时，刺耳的枪声突然从水面上传来！

韦清抬头望去，只见几名黑衣人端着枪，紧挨着游轮的栏杆站成了一排。子弹如同催命的雨林，接连不断地射入水中。

她几乎没有片刻犹豫，立即改变了主意——那个男人身处险境，她放心不下，更不可能扔下他一个人！

楚凌觉察到韦清的异样，立即想阻拦她再次下潜，不让她去做傻事。

可惜，还是太迟了。

韦清已经坚决地掉转方向，追随苏远声的身影，迅速往水下而去……

危险？她懂；后果？她也都知道。

然而，这世上就只有这么一个人，比她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一旦他出现了，她就可以连命都不要了。

楚凌一边浮出水面调整呼吸，一边仔细回想方才的情况。

韦清当时已经处于缺氧状态，按照正常的推断，她第二次下潜应该超不过 20 英尺，就会陷入轻度昏迷。

一想到这个，楚凌咬咬牙，又闭气潜入水中。不论如何，她都得把那个不要命的潜伴给捞上来。可是不知为何，她在水里四处张望，却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……

楚凌思量片刻，还是决定先返回渔船，等和教练商量之后再做决定。

渔船已经被冲到了游轮的对面。楚凌在巨大的游轮底下，一点一点收紧深度测量绳，顺着绳索摸了半天，终于回到渔船旁边。

此时，枪声已经逐渐停息，游轮缓缓开动，朝着西北方向驶去。

楚凌刚从水里探出半个脑袋，就猝不及防地撞上了教练的视线。

付刚几乎是气急败坏地把她往渔船上拖，边拖边骂：“我可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，才摊上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，左一个右一个都不给我省心……”

楚凌半截身子还在水里，就耐不住心里的焦急，抓着付刚问：“清儿呢？”

“福大命大，还没死。”付刚咬牙切齿地说。

楚凌回到船上，顺着付刚的视线望过去，看到韦清仍穿着湿漉漉的水母衣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船板上。韦清的脸色十分苍白，胸腔微弱地起伏着，看起来虚弱得不成样子。

但好歹，这条命总算是捡回来了。

掌舵的渔民虽然不懂潜水，可是看到韦清这副模样，也知道是出了事。回程的路上，黑人老伯一刻也没敢耽搁，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把船开回到岸边。

当地几个渔民见了这情形，都热心地凑过来帮忙，七手八脚地把韦清抬到面包车上，送她去当地最好的医院。

急诊室门口的红灯亮起，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医生才从诊室走出来。

楚凌立刻围上去，焦急地问：“医生，她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严重缺氧对大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，会出现短期的昏迷现象。另外，肺部撕裂严重，有百分之七十的几率感染急性肺炎。”医生停顿片刻，又继续叮嘱道，“最近需要静养观察一段时间，千万不能再有任何的剧烈运动。”

楚凌还要追问什么，却被一旁的付刚拦住。

“好的，我们记下了，谢谢您。”付刚礼貌地送走医生，这才回头看向楚凌，冷声说道，“给我如实讲讲，当时在水下到底是什么情况？”

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楚凌不敢有所隐瞒，只得将韦清的异常表现一五一十地讲给教练听。

付刚脸色铁青地听完了整个经过，恨恨地甩给楚凌一句：“这次的潜水事故报告由你来写，至于韦清，等她醒了我再找她算总账！”

话音落下，付刚拂袖而去，只留楚凌在医院里陪护韦清。

昏迷的感觉十分微妙，意识仿佛拥有了独立的生命，可以悬停在半空中，静静地望着病床上的自己。

韦清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梦里，时光都被定格在多年以前。

从有记忆那天起，她就一直生活在岚城孤儿院里，从没见过自己的父母。

她患有严重的自闭症，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孤儿院的秋千上，不和任何人讲话。院里的孩子们都不怎么搭理她，久而久之，就连老师也将她当成透明人。

小女孩儿每天都觉得孤单，以至于隔三岔五就想上吊自杀。

可是，只要一想到自己就算死了也没谁会伤心，她就又觉得无趣。脑子里胡乱地琢磨一通，最后的结果，总是连上吊的绳子都懒得去找，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一天天长大。

她虽然话不多，可是心思却比别人都重。

她想过未来，却从来没有幻想过精彩的未来；她想过什么是“爱”，却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也可以被爱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遇见他。

2

初遇那天，岚城最有名的地产商来孤儿院做慈善。

很多孩子都围在那个富商叔叔周围，争先恐后地索要见面礼物。可她却对那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大老板没什么兴趣，反倒一直盯

着他的小儿子看个没完。

少年有温柔的眉眼，明眸皓齿，笑起来的时候，左边脸颊上还有个小小的酒窝。

韦清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男孩子，仿若人间最美好的四月天。

那个下午，苏远声甚至没跟她说过一句话，可她却清楚地记住了他的模样，也记得在他的身后，满树槐花开得正好，整个世界明媚得一塌糊涂。

韦清比别的孩子早熟，她很早就知道灰姑娘的故事只存在于童话里。那次见面之后，她把他深藏在心里，只当是信仰，却从未奢望自己和那样高贵的男孩子会有什么交集。

第二次见面是在冬天，圣诞节前夕。

彼时，霜雪已经落满了枝头。他穿着质地精良的羽绒服，依旧是气质出众的模样。

也不知为什么，院子里那么多人，可他偏偏只注意到她。苏远声朝她走来，眉眼弯弯地对着她笑，目光里莫名多了几分亲近。

“我叫苏远声，上次没来得及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韦清其实很想回答，可是太久以来的自闭令她不敢开口。

于是，旁边开始有人不住地起哄——

“她叫‘尾青’！”

“尾巴的尾，青色的青！”

“就是尾巴磕在石头上，青啦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苏远声却不理会那些嘲笑，一双笑眼仍然凝视着她，专注又温柔。

“如果不愿意说，能不能写给我看？”他小心翼翼地开口，像是怕惊扰了面前这个怯生生的女孩。

韦清咬了咬唇，轻轻点头，拢着棉袄蹲下来，用指尖在雪地上一笔一画地写下“韦清”两个字。

“韦生富春秋，洞彻有清识。”苏远声念着她听不懂的诗句，也在她旁边蹲下来。昂贵的羽绒服蹭到地面，他也毫不介意，只是转头对她微笑，夸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。

他就像一束迟来的阳光，猝不及防地撞进了她阴翳黯然的心底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……

韦清从昏迷中清醒过来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。

为了不打扰病人休息，住院病房里只留了一盏昏黄的壁灯。天花板被光线渲染成柔和的色调，带着丝丝入扣的暖意。相较之下，空气中刺鼻的消毒水味道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楚凌趴在床沿边睡着了，看样子也是累坏了。

韦清不忍吵醒她，便忍着身体的不适，继续闭眼浅眠。

其实她很清楚，自己现在身子虚弱，应当多加休息。可是，那些与苏远声有关的往事就像是洪水猛兽般将她团团围住，扰得她心烦意乱，竟是怎么也无法入睡。

她只好放任自流，任由思念泛滥成灾。

记得在她十二岁生日那天，孤儿院的蝉鸣变得格外聒噪。

炎炎盛夏，苏远声捧着一盆刚发芽的水仙幼苗，笑意盈盈地出现在韦清面前。

他问她：“你听过关于水仙花的神话吗？”

韦清摇头，他便耐着性子，将纳西索斯的故事讲给她听，末了，还不忘升华主题：“水仙的花语是‘自恋’，清儿，我把它送给你，是希望你能学会爱自己。”

她收下礼物，在纸上写：谢谢你的水仙花，只是可惜，我或许会让你失望。

“不会失望。”他抬手揉揉她的头发，笑容温暖而安宁。

“其实我知道，你是会讲话的。”这是他第一次鼓起勇气，和她谈论这个令人避讳的话题，“等有一天，你终于相信自己会被人喜欢，那时候你就会开口讲话了，对吗？”

韦清不搭腔，他就继续说下去：“清儿，我愿意等到那一天。答应我，你会很努力的。”

她定定地望着他，像是中了什么温柔的蛊，竟开始为之前的沉默感到懊恼。

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自闭多年的韦清终于有了一股韧劲和冲动。她想要从自我封闭的树洞里钻出来，勇敢地看一看这个世界。

其实苏远声说得一点都没错，她不仅不会让他失望，反而还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。

在他无声的鼓励下，她很努力、很努力地，从喉咙里艰难地挤